

企 鹅 人 生

PENGUIN
L I V E S

达·芬奇

〔美〕 舍温·努兰 著

谢哈曦 译



Leonardo da Vinci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金 鵝 人 生

达·芬奇

〔美〕舍温·努兰 著

谢哈曦 译

Leonardo da Vinci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of **Leonardo da Vinci** by **Sherwin
B. Nulan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pper Publications, L. L. C and Viking,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A Lipper / Penguin Book



“企鹅”及其相关标识是企鹅图书有
限公司已经注册或尚未注册的商标。

未经允许，不得擅用。

封底凡无企鹅防伪标识者均属未经授权
之非法版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达·芬奇 / (美) 舍温·努兰著; 谢哈曦译. —北
京: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16.8

(企鹅人生)

ISBN 978-7-108-05700-6

I. ①达… II. ①舍… ②谢…

III. ①达·芬奇 (1452 ~ 1519) —传记

IV. ① K835.46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11533 号

总 译 审 胡允桓

策划编辑 刘 靖

责任编辑 颜 箬

特约编辑 王怡翮 赵 轩

装帧设计 蔡立国 索 迪

版式设计 薛 宇

封面版画 袁亚威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图 字 01-2013-590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 数 90 千字 印张 5.875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34.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献给两个意大利人

萨尔瓦托·马萨和我的哥哥维托里奥·费雷罗

目 录

寻找达·芬奇其人	1
从出生至三十岁	13
纪事：早年，1452年—1482年	
从三十岁至四十八岁	37
纪事：米兰，1482年—1500年	
从四十八岁至五十四岁	65
纪事：佛罗伦萨，1500年—1502年	
罗马，1502年—1503年	
佛罗伦萨，1503年—1506年	
从五十四岁至六十七岁	91
纪事：米兰，1506年—1513年	
罗马，1513年—1515年	
昂布瓦斯，1516年—1519年	
关于达·芬奇手稿	109
解剖学：与眼睛相关的问题	127
解剖学：与心相关的问题和其他问题	149
文献说明	174

寻找达·芬奇其人

在对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生平维持了八年近乎偶像崇拜的狂热后，我去了他出生的房子，那是一次朝圣之旅。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那是 1985 年，我和妻子莎拉在佛罗伦萨。到达当地的第二天早上，我们临时起意前往芬奇镇（Vinci）瞻仰达·芬奇故居，而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计划，当然，我们也从未去过那里。

还有什么比科学史博物馆更好的问路处呢？我见馆门关着，就敲了敲那厚重的木制大门，出人意料的是，门“吱呀”一声开了一条缝，一位女士闻声出来，而后进去请示馆长。不久她与馆长一同回来了。我和莎拉很快就得以乘上列车，驶向十二公里外的恩波利（Empoli）。我们在那里换乘短途巴士到了芬奇镇。原来芬奇是个普通小镇，与那一带的众多镇子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它拥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陈列着在达·芬奇的构想启发下发明出来的机器模型。此外，巨大的路标指向达·芬奇这位巨匠的出生地，标明距离此地三公里。但路标没有说明的是，这三公里路程皆为陡峭山路，我们一路奋力攀登，最终几乎是把自己硬拖到了山顶，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那里的一栋大石屋，显然是文艺复兴时期建

筑的遗迹。我们终于到了。

奇怪的是，我和莎拉都没有感到预期中的兴奋。建筑内部只有一个大大的房间，地板是石头的，房间一侧有个宽大的壁炉。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在出售纪念明信片。除此以外，别无他物，物质的、精神的都没有。无论我们原想在此地寻找到什么，都不会如愿。

还有一些游客漫无目的地在屋里闲逛，看上去和我们一样失望透顶。为了莎拉，我努力装出满怀热情的样子，她也在这样做。可还是没用。我们一路劳顿来到我的偶像的诞生地，起初高涨的热情却被冰冷的现实浇灭。不过，这毕竟是他出生的地方，虽然这简素的古旧砖墙似乎没传达给我们任何信息。起初，我们不愿离开，我想，大家都总以为只要一想到自己身处此地，或许就会突然间灵感迸发。然而，二十分钟过去，任何值得一提的事都没发生，我们终于下定决心走了。搭上一位德国游客的奔驰车，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小镇中心。由于不像上山时那样充满期冀，漫长的下山路令人沮丧。1984年，我们去那里的前一年，是一个大旱之年——现在，每一棵橄榄树依然枯干皱缩，草地呈棕黄色，泥土干巴巴的，甚至快变成沙子了。在这种环境里，很难去想象那富有

古典美的画面：金发的小列奥纳多在周围郁郁葱葱的田野上嬉戏，益发被四周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宏伟壮美吸引。

然而更糟糕的是，很久以后，通过阅读以及与意大利友人交谈，我发现没人知道达·芬奇在哪里出生。实际上，他降生的屋子甚至可能不在芬奇镇。有些人说他生于安奇亚诺镇（Anchiano）附近，几个月也可能几年后才被带到芬奇。我和莎拉到过的也许是他出生的屋子，但也可能不是。而令事情更加扑朔迷离的是，后来我们发现，我们上山所走的路，便是离开芬奇，去往安奇亚诺的路，那里的居民认为，所谓达·芬奇的出生地不过是杜撰的一个恶作剧，专门哄骗容易上当的客人。

人们在那里发现不了达·芬奇。事实上，你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他。他不是能囿于几所故居、几座纪念碑甚至恒久性的一种生命存在。他在自己的时代里闪耀，掠过，然后消逝，身后留下的大量作品，除了绘画作品以外，别的都令人难以理解，直到他死后几个世纪，由距离他那似是而非的出生地千里之遥的人们去解读。引用弗洛伊德一句著名的话：“他仿佛是蒙昧的黑暗中过早醒来的那个人，而众人尚在昏睡。”研究达·芬奇的著名学者拉迪斯劳·雷提（Ladislao Reti）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他指出达·芬奇的许多手稿已遗失于那个黑暗年代。其中一部分近期才得以重新发掘，他的天才奥秘才逐步被揭开。但正如雷提所言，他仍然，并将永远是不为人知的达·芬奇。

列奥纳多·达·芬奇是一个概念化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令人难以捉摸；换个角度看，他又与我们如此贴近，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人们对他的思想以及他宽广的精神世界的了解，远多于对他生平经历的了解。然而，即使是他的思想，在我们看来也多少有些模糊不清。肯尼斯·克拉克爵士（Sir Kenneth Clark）曾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为“史上最孜孜不倦，保持好奇的人”，如此说来，他也是最令我们孜孜不倦地感到好奇的历史人物。

正如我们对达·芬奇一无所知一样，达·芬奇也全然不知何为束缚。在他作为自然的学生追求目标的道路上，肯定存在束缚。没有仪器、数学和新时代的实验方法，他不可能知道朝哪个方向出发来实现他的最终目标——把一切自然知识建构成一个有序的系统。于是他同时向各个方向展开研究，而最大的奇迹在于，他竟然能在缺少技术和信息的情况下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而这些技术和信息是只有现代思想者才可能获得的。他在

自己的时代和现代都受到批评，因为他有许多作品仅仅开了个头就不了了之。但是，情况还能怎样呢，至少在科学研究上，他只能虎头蛇尾了。他的思维探索已大大超越当时知识技术的限制。假如条件允许，他的天赋定然能在现实中大放异彩，正如在他的假设和幻想里那样。研究达·芬奇解剖学最权威的学者肯尼斯·基尔（Kenneth Keele），给我看过他写给我们一位共同的朋友的信，其中一段描述了自己研究某些达·芬奇手稿时产生的对这个问题的感觉：

读每一页，我都为他充满智慧的问题和解答着迷。但我多次意识到，不论这些问题多么充满智慧，如何饱含本能直觉的分量，若没有知识作为支持的基础，答案无疑会出错。这一发现令我的故事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悲伤的色彩。达·芬奇越是在蒙昧无知的锁链中努力挣扎，这悲伤色彩就越浓。尤其悲哀的是，虽然他在很多方面挣脱了镣铐，却从未完全逃脱。我隐约觉得，今天的我们在许多领域（例如社会学、心理学和死亡学）没有处于相似的悲哀处境，

没有感受到相似程度的束缚，是否只是因为
们不知道，甚至感受不到这种束缚的存在。

当然，真实情况的确是，我们无法知道甚至无法估计，物理学和天文学等以数学为基础的学科至今依旧面临怎样的藩篱及桎梏——更不用提基尔关注的更为模糊的领域了——同样，达·芬奇不可能料到，身处 15 世纪，给他带来了多少限制，令他无法取得可能取得的成功。在他看来，没有限制，没有不可能的事，勤奋与坚持不懈将解开所有谜团。“上帝向我们售卖的一切好物，皆以劳动计价。”他引用贺拉斯的话写道。但他（与贺拉斯一样）错了，而且不仅错在他的理念超越了他的时代。虽然他是一位远高于自己时代的人物，却仍摆脱不了自己的时代，局限于某些已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由于这些成见，他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向错误，得出了错误的理论。尽管他否认并尽力避免，但还是受到前人规范潜移默化的影响，文艺复兴精神捆住了他的手脚。这种精神一向号称自由开放，却只是相较从前而言。达·芬奇更需要 17 世纪，也许是 20 世纪。他不仅需要一个新时期的精神，更需要新时代中可用的新知，以及前代遗存的固有偏见有

所减少的环境。不然，即便是像他那样知识广博的人，也必定会留给我们基尔感到的那种悲哀，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不过，尽管有那些不可避免的桎梏带来的限制，达·芬奇的思想还是现代的，是同类人中首屈一指、令后世景仰的。就像每一个时代都有的真正的科学家，他受教于自然，并有意识地坚决禁止自己成为旧时思想的奴隶。旧思想有时悄悄潜进他对所见事物的阐释，但我们不应当一叶障目，以致看不到他在努力进行客观冷静的观察。他的文章只是偶尔才涉及古代伟人。他激烈地反抗既有知识与思想那无形的诱惑，多数时候是胜利的。“在讨论中依靠权威的这类人使用的不是理解力，而是记忆。”他写道。在最后的分析里，他只相信自己研究中的亲眼所见。然而他的文章中也难免出现失误，因为遗留下来的传统无处不在，哪怕是如此伟大的天才，思想也不能完完全全避免出错。

虽然人们常常将达·芬奇视为文艺复兴巨匠，但有大量证据表明，他只是部分地属于文艺复兴时期。他表现出的对生命和自然的热情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主旨，与此同时，他又避免对古籍的依赖，避免因盲目崇拜而

照搬人文主义的原则——这些原则使这一时期的其他学术研究都具有人文主义的特点。“研究古人而非大自然之杰作的人，”他写道，“是自然的继子而非亲生子，而自然是一切杰出作者的母亲。”在他之前，人人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和盖伦的著作都无条件地接受并为其作证，对这些学说进行检验和挑战的，他是第一人。达·芬奇的基本理念体系源自先贤的著作，这不过意味着，他其实是他的时代中一个会犯错的人；在他犯下的最大错误及错过的机遇中，有些是由于他身处其中不可跳脱的古典式思维背景。他的天文学观点大部分与托勒密的一致，他的生理学思想则获自盖伦。不过，当他“充分欣赏大自然的无穷杰作”，用客观的目光看到了有悖先贤理论的东西，他是会毫不犹豫地承认的。因此，我们才可能在他的一本笔记里读到如下语句：“太阳并没有移动。”这在当时绝对惊世骇俗。他的终极目标是质疑先贤的思想遗产，寻求能切身验证的真理，于是，当同时代的人深信某些领域早已被准确测绘时，达·芬奇还能够开拓出新的道路。

达·芬奇科学研究的核心即实验法，是研究自然的方式之一，据说直到17世纪才开始推行。实验法是所谓科学革命的关键，而17世纪正因科学革命广为人知。但

达·芬奇早已经从黑暗中觉醒。假如再沉睡两百年，他将摆脱更多束缚，受益于更多知识和技术。那么毋庸置疑，他给后世留下的巨大财富可能媲美——甚至超过——开普勒、伽利略、哈维甚至牛顿的成就。

这就是令我着迷了这么多年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他解剖学者的身份尤其吸引我。他那伟大的艺术才华以及杰出的画作享誉世界。毕竟，他生活的时代视艺术上的成功为荣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莫不如此。一代之后的乔尔乔·瓦萨里（Giorgio Vasari）作为为艺术家著书立传的艺术史家，用自己的文字给世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达·芬奇形象：“确实令人钦佩，拥有神一般的天才。他若非如此多才多艺，也许会成为一位科学家。但性格中的不安分让他对许多事半途而废。”这些话收录于瓦萨里 1568 年版《艺苑名人传》（*Lives of Artists*），是远远早于达·芬奇的任何科学成就为人所知的时候写的。与那个时期的其他人一样，瓦萨里更多是将达·芬奇当作一个本可能更为多产的艺术史家，而没有认真探讨过如果他对科学更加重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达·芬奇只不过热切渴望回归科学工作，这却被误认作变化无常，而实际上应该说，他是在进行科学工作，却常常因更实

际的艺术创作问题而分神。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他开始对绘画真正不耐烦了。于是，加尔默罗会副主教弗拉·彼得罗·迪·诺韦拉腊（Fra Pietro di Novellara）在1501年4月写给一位急切的资助人，曼托瓦侯爵夫人伊莎贝拉·德斯特（Isabella d'Este）的一封信中，不得不试图解释她委托绘制的肖像为何迟迟没有完成：“（他的）数学实验令他无暇绘画，他甚至无法放下实验去拿起画笔。”对这样的态度，除了他的少数几个同事和资助人，没有人能够理解。虽然瓦萨里对达·芬奇的解剖学研究大为惊叹，但他认为达·芬奇的继承者弗兰切斯科·梅尔齐（Francesco Melzi）只是“将这些解剖学绘图视为遗物而珍藏”，因为那是它们的唯一价值。

如今我们了解得多得多了。我们知道，尽管达·芬奇开始解剖学研究是为了促进自己的艺术，但是这项研究逐渐带上了自发的热情，最终变成了达·芬奇的主业之一，他在其中倾注了大量才能。我们还知道，正如他在其他领域的探索一样，他把所处的时代远远抛在身后，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达到的高度。病史学家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曾说：“（他的）解剖学笔记……透露出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史上最伟大的生物学者之

一。他在无数方面均领先于同时代者数个世纪。”我们还知道，对达·芬奇手稿的研究越多，人们就越不把他看作卓越的艺术家的，反而首先视之为科学家。他作为艺术家与工程师而具有的技艺与使命使他有能力醉心自然，上下求索。

我着迷的不仅仅是达·芬奇对解剖的研究，还有他的难以捉摸。奋力登上芬奇或安奇亚诺的一座陡丘，除了“可能……”，什么也没发现，这还真是具有象征意味，象征了一个普遍问题，不但专业的达·芬奇研究者面临这样的问题，而且我们这些努力想了解他的人亦然。日期、真相、已知事件太少，如果我们要了解怎么会有这样遗世独立的人物，我们需要知道得更多。蒙娜丽莎的微笑及其创作者的生命力是两个同样深奥难解的谜。也许那个微笑本身就是达·芬奇向时代发出的终极讯息：你们对我的了解只是冰山一角；虽然我在笔记本里和你们亲切地谈话，甚至就像我对自己说话一样，但我保留了最终的提示，一并保留的还有我的精神深处，以及将我塑造成我的神秘原动力；尽你们所能寻找吧，我只会与你们谈这么多；其余的请允许我保留，因为我注定会了解你们永远不了解的。